琴台客聚

感動萬千讀者的散文

彥火

張潔晚年最親邇的是她的母親與女兒。她寫了一篇《母親》的散文。

她從童年寫起：「記憶裏母親說的最多的就是小時候田間地頭一個身單力薄的女孩吃力的搖轆轆的場景，和幼小的肩上歪歪撞撞擔着水桶的身影，過早的擔起生活重擔加上離異的原生家庭既鍛煉了母親堅韌不拔的毅力，同時也促成了母親強勢且有點暴躁的性格……」

張潔早年與母親的關係並不是特別好，「自從有記憶開始，似乎從沒有聽到母親溫柔的呼喚兒女，除了每天奔波忙碌於生活，就是呵斥和指責、甚至挨揍。所以童年的記憶裏似乎充滿了黑暗、無助和絕望……」

到了張潔踏入少女階段，「終於大病一場，生死一線之間從沒因為生活困苦而掉過一滴眼淚的母親抱着我歇斯底里的大哭，而當時的自己卻好像身處事外，生無可戀。」

張潔終於體驗到原是「像一塊鋼板，強硬而冰冷」的母親另一面，開始理解母親，以至「那份沉甸甸的母愛」。

文末她不禁語帶哽咽地寫道：「我的母親，你是我這一生最痛的傷、最深的愛。」

母親逝世才是張潔真正「最痛的傷、最深的愛」。她寫了一篇令人聲淚俱下的《世界上最疼我的那個人去了》。

母親去世後，張潔因過度悲傷，得了一場大病。幾經痛苦掙扎，她開始寫《世界上最疼我的那個人去了》這部長篇散文。

據她說，書稿即將完成時卻奇怪地丟失。歷經一年多，她重新提起沉重的筆，艱難地運行，終於寫完了這些不能不寫的文字，追念母親最後的日子。

文章寫母親對女兒的順從、依賴、忍讓，女兒對母親的體貼、埋怨、痛悔……所有的磕碰、瑣碎、纏綿，一夜之間已不復存在，賸下只有椎心泣血的文字。

她深悔地寫道：「我終日為他人着想，卻很少為自己的媽着想，老是覺得『來得及，來得及』，媽的日子還長着呢，好像媽會永遠伴隨着我……我甚至荒謬地覺得，媽還年輕着呢。雖然我知道誰也不會永遠活着，但輪到媽身上卻無法具體化。所謂的為他人着想，不過是犧牲自己的媽，為自己經營一個無可挑剔的口實……」

張潔徒呼無奈地訴說：「人的一生其實是不斷地失去自己所愛的人的過程，而且是永遠的失去。這是每個人必經的最大的傷痛。」

這部散文，感動了千千萬萬讀者。後來還被拍成同名電影，由馬儷文執導，斯琴高娃、黃素影主演，備受好評。

（孤獨的先行者——張潔，之十三）

姚弦雅音

喜新也戀舊

姚珏

前幾天，城中最引起市民關注的莫過於港鐵東鐵線過海段通車。5月15日當天首班特別班車早上5點25分從會展站開出，駛往紅磡。有市民通宵等候，清晨4點已有近500人排隊，最後逾2,000名乘客乘搭，列車開通前一刻，眾人還合唱港鐵最新宣傳歌曲《東鐵過海真的很興奮》。

一邊是迎接新生活的喜悅，同時另一邊也有對告別舊歷史的留戀。當天凌晨1點15分，紅磡站最後一班列車抵達舊月台後，這個自1975年啟用的月台，正式完成47年歷史使命。大批市民現場拍照記錄舊月台的最後一夜，在最後一班列車開出時也一同揮手道別。

喜新也戀舊，體現的恰恰是文化所承載的生活記憶、情感記憶、集體記憶。港鐵此次宣傳曲《東鐵過海真的很興奮》雖然沒有大腕明星，卻能大獲成功，關鍵也是抓住了東鐵線和普通市民日常生活、集體記憶的緊密關係。比如說到紅館看Show塞車、宅男會展結識書展女神等，既風趣貼地，又把本地文化的特色與東鐵線的新發展生動結合。

由此可見，文化不光是陽春白雪，也是下里巴人，日常生活的集體記憶，文物風俗都是值得保育和珍惜的。比如維港上日常擺渡所用的天星小輪已有142年的歷史，港島運行的香港電車也有118年的歷史，這些都已成為代表香港文化、香港人共同回憶的文化意象。

但是文化保育並不只是戀舊，更重要的還是傳承文化，新舊對話，形成可持續的未來發展。大提琴家馬友友就認為，文化沒有終點、文化是需要進化的。確實，世界無時不刻不在變化，文化的活力需要保持特色，與當代人們的日常生活和感受結合，不斷創造新的形態。只有這樣，文化才不是櫥窗裏的標本，才能真正保育成功，被更多的人傳承下去。我個人的藝術演出也堅持了這樣的初心。經典和流行的結合，既堅持傳統，又發揮創新。我曾經和容祖兒、捷克古老的莫拉維亞交響樂團共同合作，推出《全為愛》跨界音樂會；也曾經與香港舞蹈團合作，把《梁祝》用小提琴和舞蹈創新結合起來。

文化保育要重視公眾的參與，因為集體記憶的保存和文化的進化，都需要公眾來共同完成，也只有愈來愈多的人接受到歷史的深刻、文化的美好，才能更好地思考和對話。最近，西九龍文化區的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工程進入尾聲，可望如期7月對外開放。在中央大力支持下，北京故宮將借出數百件珍貴文物給香港故宮館。可以想見，故宮館的開幕一定會吸引人流、共襄盛舉。但最近也傳出由於文物保險等營運壓力，故宮館會收取門票費用。香港要發展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故宮館對於向海外展示中華優秀文化，講好中國故事，意義重大。因此如何用更好的形式，讓所有有興趣的朋友不會因為經濟的問題，失去或減少參觀和學習的機會，是決定香港故宮館是否成功的關鍵，這值得西九管理層廣納各界良策。期待用全新的視野，把香港故宮館展現的中華傳統文化和審美帶入尋常百姓家，讓本地文化在沉澱保舊的同時，也創新出新的活力和天地。

水過留痕

千里之堤 潰於蟻穴

少爺兵

這專欄《水過留痕》筆者初心只想寫些有趣的香港娛樂圈事跡或事件趣聞，站在歌影視觀眾視角（包括筆者所認識的娛圈中人及朋輩們）；自從前年有親友回武漢過新春，因疫情爆發被困小區，後得香港政府及內地部門的安排派專機將他們接返香港，抵港後港媒體訪問他們，而他們表明態度想借媒體的報道，代他們向幫助過他們的人說聲「謝謝」！但翌日買報章及看電視台的新聞報道，媒體卻隻字未提，令他們明白到香港傳媒界亦因「政見」問題而「變天」了，他們選擇不再買報紙，結果筆者亦多寫了有關朋輩對社會問題的觀點題材，不過筆者仍堅持以真相和客觀為主軸，因為筆者數十年來從事傳媒工作都是此心態。

退休傳媒友人對社會問題的人生百態，依然是「熱血」，他嘆氣道：「心態是誰將我們的下一代『寵』成『臭小孩』！？他們犯了事，長輩們就必須要憐惜他們，為他們找藉口理由去寬恕他們，沒有責任或不需要承擔後果，管教從來都是社會、家庭、學校（老師）互相配合，只用『寵』這樣培養出來的下一代，質素如何可想而知，假如認為他們的『歪理』是對的，那就是真正打了教育界、專業界的一巴掌，真是諷刺！整個社會風氣也有問題，而自我一生追求的價值觀也變成一個笑話，因為經濟發展得太快、物慾橫流、人心浮動，所謂『千里之堤，潰於蟻穴』！令人的所有情感變得荒涼一片。」理解一生性格正直的友人，看見現今香港社會的「醜貌」，如鯁在喉，不吐不快。

有人說生活本就是一件禮物，不要白白浪費它，孤獨亦是人生享受寧靜的一刻，去適應它，做人已經夠「苦了」，何必還要偽裝呢！？不累嗎？也許自尋煩惱是人的天性吧！哈哈哈！

話題變得嚴肅了，筆者手中的筆也變得沉重好多，不說了！

爽姐私語

世界變了

林爽兒

早年，媽媽跟妹妹去移民，移去加拿大溫哥華，那時自己也很想移民，去個平靜安穩的地方生活。媽媽去了那邊，其他弟妹跟住去，我當旅行去探望他們，坐十幾小時飛機太辛苦了，不過到了那個地方，還是挺喜歡的，媽媽房子附近幾戶香港人，可以有個照應，我特別喜歡日間也很寧靜，路上沒幾個人，很舒服自在，那段日子只有家居生活，天天宅家看電視，那時還是看舊片或者台灣片，沒現在那麼多選擇。

當時已經有不少香港藝人移民那邊，所以他們的圈子倒是頗熱鬧的，不過我只聯絡上黃淑儀（Gigi姐），她得知我到了溫哥華，立即熱情安排，約幾位好友到她家共聚。那邊最好的便是地方大，朋友聚會在家中舉行最自在，加上Gigi姐愛下廚，拿手好菜順手便整幾個，我當然不會推辭，一於登門造訪，與朋友一起話舊嘗美食！

那時候還有媽媽的幾位好朋友，兩夫妻退休生活寫意，常常駕車帶我們到處去，對媽媽照顧周到。我當時是放假去旅行，一點也不覺悶，也很羨慕他們的生活。只不過工作在身，且頗為忙碌，根本不可能放下一切走人的，因此移民之心回港之後漸漸淡忘，只惦記媽媽和侄女一老一嫩的生活。

很奇怪的是我卻從來沒有想過去美國，其實很想去美國的人不少，特別是內地的親友，其中一個侄女嫁到美國，把雙親都帶過去一起生活，誰知雙親住了一年多急急回歸，他們無法適應在美國的生活，常常因為不會講也不會聽，感到很沮喪，更因此被歧視，着實不好受，所以最後決定回家，回到鄉下地方過他們熟悉的生活，之後我返鄉探望，見他們已新建了3層大屋，儘管只是普通裝修，已令我羨慕不已。

其後在溫哥華的侄女完成學業，也要返香港工作，我們不能把媽媽一個人留在那邊，媽媽無奈把房子賣掉，也跟着回歸香港。

如今整個世界都改變了，外國地方總不及自己地方好，尤其今日的祖國，可惜媽媽已經不在。媽媽有幸在生之年，去過很多地方，祖國的風景她陪着老爸也走過不少；只是我為了工作卻錯過了，不知道還有沒有機會補償，再遊祖國山河！

◆在溫哥華Gigi姐家中共聚的快樂時光！ 作者供圖

百家廊

難忘家鄉堂前燕

戴永夏

童年在故鄉，我最喜愛那聰明伶俐、輕捷活潑的燕子。

燕子是一種很有靈性的鳥兒。每年春二三月，春風剛把柳枝兒搖綠，百花也剛剛綻出芳菲，那呢喃的燕子便飄洋過海，翻山越嶺，從遙遠的南方飛回來。牠們以優美的舞姿、清越的歌唱，向舊居的主人問候，並把一片更濃郁的春色，帶給故鄉的大地，也帶來更多歡樂。

「燕子來巢，吉祥之兆」；「燕兒來，要發財。」大人們都這樣說。所以不論貧富，家家都盼着燕子來築巢。我們小孩子卻不管這些，只喜歡燕子衣服穿得漂亮、歌兒唱得好聽，能伴着我們追趕春風，暢遊花叢。因此盼燕子來家中定居的心情，比大人更為迫切。不過燕子真的來了，我們也會搞點惡作劇：當老燕子孵了小燕，飛出去覓食時，便偷偷地踏着梯子，爬上屋樑，把那羽衣未豐、嘴邊還嵌着黃色奶瓣的雛燕從窩裏偷出來，放進葫蘆頭裏餵養。老燕子回來後，自然到處尋找，急得吱喳亂叫。這種行徑若被大人發現，免不了要被訓斥一頓，並逼着我們把雛燕放回窩中。但事後我們仍不思悔改，常幹些讓燕子不高興的事。只有祖父的話，才能使我們聽而生畏，有所收斂。他說，燕子是「神女」，是玉皇大帝的女兒，作踐牠會瞎眼的。為了不使自己變成瞎子，誰還敢再掏燕窩？

祖父未上多少學，可知道的事情很多。他愛花愛鳥，特別喜歡燕子，常用燕子的故事來教育我們。教我們不要貪心，要講信用，他便講「公冶長騙燕子」的故事：從前有個叫公冶長的人，懂得鳥語。有一次，一隻燕子找到他，吱吱喳喳地唱道：「公冶長，公冶長，南山頂上有隻大肥羊，你去背來，你吃肉，我吃腸……」公冶長一聽便高興地答應下來，並立即趕到南山，果然見那裏躺着一隻摔死的大肥羊。他將肥羊背回家，洗淨煮好，連肉帶腸全部吃光了，一點也沒給燕子留。燕子對此很生氣，便想教訓他一下。過了幾天，牠又飛來了，依舊唱道：「公冶長，公冶長，南山頂上有隻大肥羊……」公冶長心想又來了好事，立即向南山奔去。他跑到山前，大老遠就看到山上有幾個人正圍着一堆東西，商量着什麼。他以為那就是摔死的肥羊。他怕被別人搶去，於是邊跑邊喊：「你們不要動！那是我打死的！……」那幾個人聽了不由分說，把他拖過去就狠狠地打了一頓……原來，地上躺着的是一具女屍，不知被何人殺害的。那幾個人是來破案的差吏，他們正苦於找不到兇手呢，沒想到這「兇手」竟自動跑來投案……

祖父還教我們要謙虛謹慎，不要自作聰明。他又講了一個「燕子跟癩蛤蟆比賽」的故事：有隻小燕子總認為自己很聰明，誰也看不起。有一次，牠參加了喜鵲組織的數數比賽——在規定時間內從1數到10，看誰數得快。牠的對手是一隻又醜又笨的癩蛤蟆。小燕子一看癩蛤蟆那笨樣就樂了，心想跟這樣的笨蛋比賽隨便數一數就能穩拿冠軍。因此當喜鵲發令比賽開始時，小燕子不假思索地從1數到10。輪到癩蛤蟆了，只見牠不慌不忙地走上台來，聽到喜鵲一聲令下，便沉着冷靜地喊了兩個字：「二五！」二五不就是一十嗎？因此牠用的時間比小燕子少得多，輕鬆地戰勝了小燕子。戰敗的小燕子又羞又悔，從此再也不敢自作聰明了……

隨着童年的消逝，兒時聽到的一些神話故事漸漸失去了魅力，而知識的增長卻使我對燕子有了更深的了解。原來，燕子不但是春天的使者，牠還是捕食害蟲、保護莊稼的能手！你看，那碧綠的菜畦上，繁茂的田壟間，小燕子成群結隊，穿花拂柳，追逐翻飛。一忽兒俯衝而下、一忽兒又箭一般地直沖雲霄……牠們並非在嬉戲玩耍，而是在進行殺滅害蟲的戰鬥！據統計，一隻燕子在一個夏天能捕食蒼蠅、蚊子、蝗蟲等害蟲50萬至100萬隻，把這些害蟲頭尾相接排起來，足有一公里長！一窩家燕的滅蟲本領，抵得上20至40個農民噴灑農藥治蟲的效率。這樣出色的成績，多麼值得讚美！

人們喜愛燕子，還因牠通人性、重情義，與人十分親近。平時，牠猶如家庭中的成員，跟主人同居一屋中，休養生息；每天早出晚歸，飛翔在田間地頭，捉蟲覓食。每年秋去，來年春回，牠又不遠萬里，飛回來尋找舊巢定居，跟原主人不離不棄。五代前蜀詩人韋莊在《燕來》詩中，就用風趣的筆調描繪了一對燕子歸來尋訪舊主的情景：「去歲辭巢別近鄰，今年空訝草堂新。花開對語應相問，可是村中舊主人？」

人們對燕子的喜愛，也有着悠久歷史。遠在三四千年前的商代，我國的殷民族就以燕子為圖騰，把燕子當做祖宗崇敬。《詩經》中的「天命玄鳥，降而為商」，就是說的這件事。《詩經》以後，歌頌燕子的詩文更是不勝枚舉。有的讚其不貪戀富貴：「燕子營巢得所依，啣泥辛苦傍人飛。秋風一夜驚桐葉，不戀雕樑萬里歸」（宋．劉子翬《燕子》）；有的讚其守貧而有節：「前時春社畢，今日燕來飛。將補舊巢缺，不嫌貧屋歸」（宋．梅堯臣《新燕》）。至於燕子在別國的地位，我知之不多。僅就奧地利、愛沙尼亞等國都把燕子尊為國鳥來看，牠在國外也是頗受尊重的。

從農村來到城市後，我就很少再見到燕子。但燕子留給我的美好印象，卻更加難忘。啊，那一幅幅迷人的燕子追春圖，給故鄉增添了多少風采？又給生活增添了多少樂趣？每當讀到古代詩人詠燕子美景的詩句：「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春色遍芳菲，閒簷雙燕歸。還同舊侶至，來繞故巢飛」；「還相雕樑藻井，又軟語商量不定。飄然快拂花梢，翠尾分開紅影」……便感到分外親切，從而進一步勾起我對燕子的深情回憶，也很想能再親眼看到這樣的美好景象。然而聽家鄉人說，隨着生態環境的惡化，這些年農村的燕子也很少見了，這令我深感失望。所以當有記者問我未來的夢想時，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希望我們的生態環境能得到根本改善！」

那時，不但故鄉的燕子能再自由飛翔，我們居住的城市，也會迎來林密群鳥翔集、到處鶯歌燕舞的春天！這樣美好的願景，怎能不令人心醉？

路地觀察

電子年代下的孩子

湯禎兆

這個疫情令孩子對電子產品的掌握程度直線上升，例如打字技巧。小時候着他們練習英文打字，轉眼間，因為偷偷學打線上遊戲，要和同伴溝通，也要入英文字指令，他們現在打字比寫字更快，簡直看呆眼了，不知道是好還是不好。

同學之間也開始有自己的手機，我們的孩子沒有，唯有用我們的。同學們開始自己建立不同群組，用錄音溝通，又會分享遊戲資訊，我們孩子要等我們下班才能回覆。同學仔其實很可愛，會錄音說我在做功課呀，你們在做什麼？回想我小時候也想跟同學講電話，現在不流行煲電話粥了，不給孩子手機會否剝削他們的社交機會？

在這個缺乏社交活動的年代，網絡社交也是一種社交，更不想孩子錯過了，但又不想他沉迷電話（沉迷電視和電腦已經很花時間了），實在是兩難。而用父母的電話，其實也沒有什麼私隱可言。孩子雖然年紀還小，但哥哥已開始問何時可以有手機了。

擋不了的電子產品，除了用來應付學校的功課，我們大多時候也不讓他再接觸，例如現在要以虛擬方法上課外活動，最近我們也盡量不參加，雖然很同情失了很多「顧客」的活動團體，但也實在不想他們再對着電腦了。

現在很多網上課程，其實互動情況已很好，但我們還沒有跨過那心理關卡，不想太傷眼，最多也是讓他們自己尋找網上資源和紀錄片看。近期多了一樣，就是讓他們自己錄音幫自己默書，這樣印象較深，自己朗讀，錄起來，慢慢播放，自己讀默，自己書寫，成效不錯，更可以節省父母的時間。

其實一切也如摸着石頭過河，只可見步行步，一邊嘗試一邊學習，如是我想。

鵬情萬里

疫鬱隱現

趙鵬飛

鈍刀子最磨人。

自3月25日單日感染人數少於1萬、4月14日少於1千，坊間、市道恍若一日入夏，齊齊長吁了一口氣。接踵而至的幾個節日，猶如錦上添花，各處都是人頭湧湧的歡樂海洋。每日幾百幾百新增感染者的境況，不知不覺間持續了1月有餘。不鹹不淡水波不興，累計起來已超過了1萬3。看似平穩受控的疫況下，引爆新一輪疫情的火引子，卻也漸漸堆積得多了起來。元朗牡丹金閣、上環星月樓、觀塘私房菜，3間食肆的疫鏈條愈扯愈長，紅磡新旺會桌球室的傳播鏈，才剛剛浮出水面。套用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的話，這幾起群組個案只佔疫情很小部分，每日新增的幾百個案，則意味着社區仍有數百條傳播鏈。

以往數條傳播鏈就叫人心驚肉跳，現在數百條疫鏈長時間隱匿傳播，反倒都是一副見怪不怪的樣子。想來也是因為全城人一起，見過過了百萬人染疫的大場面，這等濕濕碎的小意思，自然不在話下。不過，政府顧問、港大醫學院院長梁卓偉，最近在內部論壇上的一個研判，還是讓人憂慮加重。梁卓偉依據數學模型推算，按照現時每日新增300個左右的感染個案，兩周後第六波疫情便會殺到，估計會維持兩個月。屆時，會有221萬人感染，1,540人病亡。為了表示預測不爽，梁院長甚至提醒當日參加論壇的人，要約朋友見面趕緊約，兩周後第六波疫情起了就難了。

不僅如此，就在這個論壇前夕，港大醫學院亦對本校師生發出緊急呼籲，不要在堅尼地城外出用飯，理由是這一帶的屋苑污水，每升驗出病毒水平高達600萬。要知道，之前其它地區每升污水驗出的病毒水平，頂多也就是幾千到十多萬而已。

消息一出，一時間備受矚目，多位朋友紛紛轉發相關消息給我，以示友好提醒。身為堅尼地城資深住戶，眼見轄區內常有外籍人士，無視防疫禁令，不戴口罩或脫口罩出入街市。聚眾海旁，大嚼大聊，口沫橫飛，更是常事。路人多番側目，也不為所動。萬幸，過去兩年多，並未因此釀成較大規模人群感染。此次污水含毒量爆錶，先是區內西環邨圍封，檢出20多宗陽性感染。多個樓宇屋苑，也相繼收到了政府派送的快測包。堅尼地城會否爆發局部嚴重疫情，有待衞生防護中心的檢測工作成效。特首一如早前公布，承諾明日起將實施第二階段社交距離放寬措施，此時若因局部疫情起變化，實在令人鬱悶。

前面四輪疫情，之所以按下葫蘆浮起瓢，總在最不應該最不可能的時段，突然爆發，不外乎是防疫鬆懈、措施有失的緣故。眼下諸多不利跡象再度重現，全民抗疫的神經，還是有必要恢復繃緊，以免覆轍重蹈。為人為己，合乎條件的人都趕緊去打疫苗。該戴口罩的時候，還是不要隨意脫下。防止疫情擴散蔓延，是嚴謹務實的科學策略，不是人情世故，也不是哼哼哈哈請客吃飯，就能敷衍對付的事情。畢竟，各界所期盼的與內地恢復通關，達至動態清零目標，始終是必不可少的先決條件。

反觀內地，不惜影響局部地區經濟發展，也要堅持動態清零目標不動搖，就是因為務實地充分考量了如若躺平，基於人口數量和疫苗接種情況，對照現有公共醫療體系的應對能力，以及可能會出現的新冠重症患者數量，必然要面臨一場曠日持久的不可承受之重。

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